

杞 戲

郭文驥著



把戲

郭文驥 著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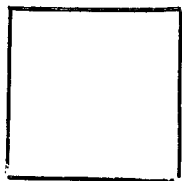
現代書局

1929

1929 8 10 付排

1929 4 1 出版

1—2000 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把戲之前

草茵由森綠轉到了赭黃，寒氣瑟瑟的增加這秋深淒涼况味的時候，把戲整個的脫稿了！先前茶不思飯不想終日在哼讀把戲中詞句的瘋狂狀態也將當我在寫這些小言，成為過去的影形，祇能有時在我腦中浮起了！於是——

低頭，托腮，向着窗外的月娥在低低的發出這樣的聲音：

——微姑娘呵，秀才的人情本是紙半張，如其送禮不妨過期的話這卷可笑的產物，說來也臉紅，就算是獻給您相識的一份小禮吧！幾個幾日前雖則我們纔相識，然而我認識你是已經好久了！微姑娘呵，我是能被你加以青睞的麼？

月兒撒嬌，星兒在閃眼，我踏在地板上的脚尖是不由自主的在顫跳了！寒風打破紙窗的音響，便成了紅綠燈光下的襲人春情的悅耳樂聲，我的脚尖是在跳 Walzer 了！

懷溯過去，觀察現在，擬想未來，微姑娘呵，我不禁爲你對我的癡情而淒傷，就算我有勇氣來給你一點報酬，又將成爲怎樣呢！同時，微姑娘呵，這冊把戲，我希望你就作算忘了我的紀念吧！淒傷中劫後餘生的我，連耳聞到悲劇的提起，眼淚也不禁要漱漱的下流了！

夜色茫茫，秋風嘯嘯，微姑娘，我要擲筆而起了！

同遊後二日，一九二八，上海。

—

是初秋，是初秋近於黃昏的一天下午。

霞飛路的盡頭處，在聖海大學附近；西方遠遠的天際正在絢繡着的血紅的晚霞，照見一座被園裏幾株垂楊掩映着看不清晰的紅墨高樓中，臨着馬路的一面窗口，此時正有一位端莊佳麗而嫵媚的少婦在伏着眺望天際瞬息萬變的晚霞。她那不安靜的態度，不時從繃動的雙眉和深溝的目光中

隱然顯視；分明地有一件擾人心絃的事在攪亂她的安甯。蕭條寂寞的晚風當在園樹叢中浮動的時
候，薄薄的有些寒意；稀薄的單衫經不起微風的流
蕩，她縮緊些身體，於是更顯出了她底不安祥的
態度來。有時她掉轉頭來瞟視桌子旁邊正在看信
的她底新婚不久的丈夫，不覺身體微微的有點顫
抖。

美麗幻變的天空是在她顧料之外的，她的兩
眼祇是注視着一株巨大的樹根。太陽西沉更遠了，
各處淡紫的煙霞都織成了輕羅，籠罩得全個地面
清新的可愛。幾家左右大廈裏面，從窗櫺中已經映
出紅綠的燈光，晚風帶進她耳朵裏 Violon 的顫抖
的音聲，更使她本來忐忑的心腔加緊的狂跳，蒼白
的面頰像加了一層重霜。這時她又掉轉頭來，瞧見
她丈夫還不曾看完了那封長信，咽下一口沫涎，又
繼續的凝視天空。在她底意識裏，她明白她的地位
正好似一個等待法官判決的囚徒。

“瑪利！”

一響男子的聲音在喊，聲音很急促響亮。這便

是她新婚的丈夫柏郎先生了。她急促的把身子掉轉去，帶着蒼白的面孔中一付驚駭的睛珠；可是兩只脚跟不曾離開窗口。

“你瞧，信的後半部沒有了。……信不是你拆的嗎？”柏郎走近瑪利的身旁左手捧着信箋在繃起眉頭說。

“是的，拆是我拆的。”在回答的聲音中已把心中的忐忑顯然露視了出來，雖然她底面龐上仍掛有兩朵酒渦，兩只圓溜溜的睛珠射出嬌媚的視線——那是柏郎平時一件最值讚美的常常令他引起不能自持的陶醉，內心起了性慾衝動的東西。

“那末後半段呢？”柏郎又追問一句。

“信太厚了，我不曾看。”

在瑪利的回答說出以後，柏郎就廢然倒在椅上，心中快快的不安，祇是呆呆的坐着。他想，信雖是瑪利拆開，但他既沒有翻動，後半段會到那兒去呢！明明連一個句子都不曾完結，這難道是寄信時的疏忽了嗎？——於是柏郎開始懷疑起寄信人的神經來了！

瑪利仍站在窗口不動，看見柏郎這樣以後，凝思了一會。這時室內靜寂得怕人，滿滿溢塞着恐懼的空氣。她纔跑到他的面前微笑而又似乎羞澀的說：

“哦！柏郎，今天你回來，我們還不會吻呢！是不是？”

於是柏郎蕭然從椅上立起來抱住妻的頸項吻了。這是他們新婚以來的一件工作，在他或她出外和歸來的時候必須同對方吻一下。這天這一次的接吻底時間特別的長久，柏郎要放手的時候，她仍緊抱着不肯放鬆。在往日，妻這樣的純摯，他定要感到十分的愉快，但在這天自從辦公室回家以後，多年不見不知行蹤的蒲石故友由一位友人的手中轉遞到他家中一封極長極長的信，報告他幾年來的生活情形，尤其是在戀愛方面所受的痛苦。不料看到一半，蒲石正在敘述他怎樣脫離家庭偕着愛人到極南端的C城的時候，忽然後面沒有了，就連朋友的愛人的名子都還不曾知道。心中的着急，好像他是一只正在熱氣上騰鍋蓋上的螞蟥一樣，

無意顧到吻的味兒上去，忽忽的吻過又繼續的問
瑪利道：

“你真的不知道嗎？”

“真的！”堅決的回答說：“我放在抽屜裏面的，
或許你少拿了幾張。”

柏郎匆促的跑上樓去，於是心坎中充滿了希冀的狂熱，仔細的把每個抽屜翻到，連信的影子都沒有。不得不回下樓來，繃起眉頭：

“沒有——！”

“……………”

室中有一陣氣悶的嘆息這時在似乎黯黃的電燈光下蕩漾着！

“柏郎！”瑪利好像沒有聽見他失望的語句，迎上前去微笑的問，“你可能允許我一件事嗎？柏郎！”

“什麼事？……是不是信。”

“我想去看電影，親愛的，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陪我出去的！”在一陣嬌媚的笑聲以後才說出了，
“親愛的，讓我再吻一回吧！我心裏不舒服，我不再

吻你一次。

一切又在屏息的肅靜之中，瑪利又緊緊的抱住柏郎，盡量的輸送她口中的洩液。末了還是他先放了手。她微笑羞澀的倒退了兩步。

“親愛的，我們去吧！再遲恐怕沒有位置了！”
瑪利又撒嬌似的在柏郎面前做出媚人的微笑來。茜紅紗罩的燈光映出她兩頰掛起的紅暈和嘴旁的酒渦，媚得動人。她想藉此可以使得柏郎忘了那封長信，恢復往昔有的狀態。不料他又想起寫長信給他的蒲石，不會在長吻中消散的蒲石了！

“瑪利，你不是認識蒲石嗎？”

“是的，我知道他，以前同過學的。可是我們連一句話都不曾講過呢！”瑪利一面回答，一面不停的搖頭，睛珠晃晃地搬動，說話時把眼皮一閉露出那深黑的睫毛來。

“親愛的！”不等到柏郎再說什麼，她喊着執住他的有曲線的肌肉的手臂。

“……”裝出來的苦笑。

“親愛的，去吧！”瑪利搖搖他的手臂。

“……”點點頭表示允諾。

於是瑪利瘋狂的跳躍的上樓換衣服去了！這時樓下一切都在屏息肅靜。柏郎慢慢的在室中走來走去，全付的思想集中在那封未完的長信裏去，同時他想起了兩人幼小時的無邪，他想起了蒲石嫩白的被人呼稱為富於女性型的面孔，他又想起了他那常常被同學嘲弄的左耳旁邊一顆豆大的黑痣。接着他又想起了故鄉中那兩人常到的河濱；一切，一切，一切已往的事實，如在夢中的過去又在他快快的心緒裏勾起了！

——怎麼信祇有一半呢！莫非他現在有了神經病麼？呵，他底環境自小就惡劣了！

——不錯，原是的，他小時是帶一點瘋像的。但也不至錯亂到這樣呵！寫完了過去的愉快和愴痛祇有感到爽氣的，決不會反倒引起了昔前天賦的神經病症的！……不然，……又怎會少寄一點！

他回到桌旁，重行拿起信來大略的翻看。他的眉毛皺着，他的嘴堵着。信的反面又注視過了，那封長信終舊祇是一半，一半。

樓梯上震響了節奏的皮鞋急促下樓聲；他纔把信塞進袖屨裏去。——哼出一口深長的嘆息。

二

這一次柏郎的抑鬱，爲了蒲石而抑鬱，還是他們結婚以來的他的第一次抑鬱呢！但夜間從影戲場裏歸來，瑪利使他忘記了一切的煩悶；他已脫離了糾纏着的煩腦的網膜，像殘春的楊花般，隨了和煦微風的瑪利在空中飛躍，在美的而奇幻的景色中，婉妙動情的樂音裏飛躍出輕浮嫵娜的柔舞來了！

在他輕佻的生活中，腦海裏又浮泛起他們結婚以來的生活歷程。

那是柏郎回國以後的不多幾天的一個晚間，在一位朋友的宴席上，四週是明月從雲端裏吐出來的清輝，滴滴的綠油地毯包圍着的一座茅亭裏，經了朋友殷勤的介紹才認識的。他們的心坎意識裏，同樣的料不到他們會變成伴侶，他們只以爲是

在交際場中使他們認識後多有一位異性的朋友吧了！

“久仰，久仰！”柏郎先含了微笑表示屈服而欽仰的對於朋友給瑪利藝術的讚美。

“先生是從美國新回來的！”瑪利先把眼皮一閉，在幾陣跳舞的音樂震起後，微笑中纔一字一字的咬嚼出來。這晚上，雖然她剛從極南端的 C 城回到 S 埠，遠途跋涉的憔悴中，仍不曾消失了她那特異的風采，那種風采曾使朋友們睜大了充滿着神祕的眼睛向她表示仰慕的熱烈的情忱。一付震徹人心如黃鶯百囀的歌喉，和使人一見春心顫動如飛蝶鬧花的身體的嫵娜；動人魂靈如孤鴻零叫的言語；以及使人驚絕的藝術天才。誰不是這樣想呢，假如天使算最美的話，那麼瑪利女士便算是人間的天使了！她所給與人們的是一部分的接近，一部分的遠離，雖然自從她大學以後，久不在衆目矚目的舞台上，和諸抑揚頓挫的音樂裏表演她那生有自來的藝術，然而朋友們傾心的眼光，諂媚的言語，又幾時不使她感到自我的尊榮呢！除此而外，

她還有一付交際的手段，見了每個同性和異性，毫不遲疑的伸出嫩白如筍的纖手來。不消說，朋友們替柏郎介紹，她手掌的熱氣是已由柏郎的手掌的神經系傳到心尖裏去了！

“是的，”柏郎微笑的答說，一位純潔思想的青年無邪的天真統統的露現，秀俊的面孔，纖長的身材，茜紅淡綠的燈光下更映出他是一位溫雅俏麗可愛的男子來，“讀書上算一段落，所以回來了！..說完頭低了一低，又微笑的抬起頭來。

“學位麼？”

“是的，小小的一個碩士！”

“碩士，呵，在碩士面前這樣沒有禮節的說話，動作，柏郎先生不會……”以下就是面龐上浮泛出兩朵嬌媚紅暈下的桃花。

“那裏——！笑話了！”柏郎很快的接上去，“像女士這樣的人物能不恥的和我談談，真是……”底下的話像有一塊石頭硬在喉管，說不出來。畢竟聰明的瑪利是知道了下面的意思，不知道有許多異性朋友同柏郎一樣的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末了總

沒有結果。她承認這是羨慕，於是低下頭來，正如處女第一次無形中發現男女祕密時的羞澀。

“柏郎先生，可否請求尊夫人允許我們做一個友誼的朋友呢！”

“哦！我沒有妻子的，我極其願意。”

“真的，你不曾喝醉了酒，哈哈！”

“真的！連愛人也都不曾找到呢！”

兩人同時笑聲都噴出來了！

“那麼明天，明天下午。”瑪利說。

.....

.....

.....

柏郎在二十歲的時候，便漸漸的感到性底苦悶了！他覺得他好像缺乏一件東西在維繫他，空虛的身子像游絲一般在天空漂浮。他要去追求，用了他的血和淚討一個很會交際的女子做妻子；他想到一位善於交際的妻子服侍丈夫是怎樣的妥貼，當丈夫心中悶悒，她又怎樣的擺出手腕來使丈夫歸於甯息而愉快；不禁他心中忐忑的狂跳，於是滿

腦子裏憧憬着未來的理想夫人。他把他裝好的憧憬圖案拿去湊對在他生活途徑上所遇到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就他所認識的女友也有兩打以上了，但中意的儘有，合於他憧憬的却一個也沒有。在這年春間，湊巧他的父親去世，遺給他的有豐富的財產，和身體全部的自由。於是在那天秋天國內中學畢業以後，就遠渡重洋到美國去了！他相信受過歐風美雨所浸潤的華僑女子當中，一定可以找出一位他理想的夫人來，他承認他的理想圖案並不是怎樣的難於想像，只不過是一位不放蕩的，不羞慚的，大大方方的一位女子。同時他決不承認他的條件是苛刻，或是在這世界上還沒有爲他而生存的東西。他要到美國去讀書，他要到美國去找求華僑，他想在他將來的生活史上，也未始不是一件光明隨即來到的預兆！

等到他自己都莫明其妙的得着碩士，年紀尚在廿六歲青春還未全數度過，他仍抱好了他的圖案回到中國來了，他底終身伴侶仍舊只是在他腦中憧憬着。他絲毫不曾改變過他的宗旨，他要像冒